

· 踱入21世紀行吟的澳門詩人 ·

呂志鵬*：我們需要創意



祇要為新詩進行多元及軟性的滲透，相信未來定能提昇詩的傳播速度和廣度。當然必須注意的還是那句話：“我們需要創意！”——一種能適應新時代讀者群精神需要以及能反映新詩

藝術的“創意”。

“偉大的詩人乃是一種文化氛圍和一種生命形式。”——但願在新時代的澳門文壇能感受得到。

* 呂志鵬，筆名望風、顛預等。1978年生於澳門；暨南大學文學學士及史學碩士，華東師範大學文學博士；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東亞茶文化研究中心榮譽研究員、澳門寫作學會副理事長及澳門口述歷史協會副理事長；曾獲得澳門五月詩社新詩賽優異獎、第三屆澳門文學獎小說組冠軍、第十二屆澳門藝術節徵文賽公開組冠軍、第七屆澳門文學獎戲劇組亞軍、散文組優秀獎及詩歌組優秀獎、第八屆澳門文學獎散文組亞軍、新詩組亞軍、戲劇組亞軍及小說組優秀獎。合著出版有《詩人筆記》、《中國清代茶葉對外貿易》、《澳門步行徑》、《澳門公園與花園》、《澳門天主教堂》等。

站在媽閣區和崗頂區上 看世遺風景(敘事組詩)

媽閣廟

我習慣於拿大地圖來尋找微小的灰塵
所以自然亦會較一般人容易迷失
而
一步步又一吋一吋
挪近那500年開花的傳說
發現歷史上所謂天涯，其實不過是字典上的咫尺

我站在最是顛簸的洋船石上
聽到船頭有着You jump I jump的鐵達尼汽笛
前方缺霧
又缺日
又又缺海
又又又缺廟
恍如四大皆缺
而沒有缺的祇有一隻——瘦弱倔驢
正在辨識
讀法到底是“媽”？還是“馬”？
眼見這麼艱澀的難題
誰又會忍心說穿？
這不過是一個福建媽媽的童話

“喂，阿生，讓開D，唔好阻住鏡頭。
阿生，路是俾人行的，唔係俾人企架。
阿生之後又有阿生，我想入面的神像最難忍受
的就是這種“R”不到尾龍骨裡酥酥的癢癢
啊！神山第一殿的門口啊！為何已經好痕還要讓我
碰見那一組蓄意的輪迴啊！
一個踏浪而來的葡人詢問
還是請個根正苗紅的歷史系姑娘再作一個羞答
答的回答
這是澳門
既不是你媽
又不是你祖

亞婆井前地

(一) 無言工作篇

銀絲佔領了頭蓋的大半部
使我記起了白髮三千丈的詩句
我知道你實在沒有俯下身但背脊卻早已駝成橋
的弧度供人踐踏
在骨子中不知何時會逸出了清脆的老人“除”
咚咚，又再作響
然而你依舊習慣無言地
花錢鑿山引水
最後
令世人記起
一個阿婆有一個井
和
你會做好呢份工

(二) 並非詩人作的亞婆民謠篇

“喝了亞婆井水忘不掉澳門
要麼在澳門成家
要麼遠別再重來”

(三) 一個失去了亞婆的井的前地 還可剩下甚麼？

傳說在基督的寵召下
“基督城”的天空的全部顏色都會溺死在一口
小小的井內
而四周祇會剩下那一抹澄黃
像一段快被遺忘的尾巴
來證明顏色的曾經存在
我循着小徑
躡足而下
腳步印下軌跡
可將一行空間走得更遼闊

繪畫的一人/看報的三人/打羽毛球的四人/捉迷
藏的五人

然後

再寫意地加上百年老榕和一道流水石牆
……努力地在經營刻劃年輪的工作

而我依然習慣凝視沒有繁雜的你
尤其是那一陣陣沒有井後的

恍惚

在更遙更遠的年代

其實我並未告示

你那份不甘孤獨而又伸手可及的寂寞

趁着你如此的嫺靜

趁着……我還有剩下赤腳小孩的眼光
還能將你——

“阿”

“婆”

“井”

作直的結論

最後拆解成公式——

門牌之外還是門牌

泉水之外還是泉水

鄭家大屋

時間：1881年

地點：澳門龍頭左巷10號榮祿第

事件：先榮祿公夢神人指一地曰：“此處築居最吉”

獨語是一種非盛世的權利

與一切解構與非解構無關

兩座四合院乘以兩進深三開間式

沒有答案

祇有那一段公式後的小註解

潦草過度

無人曉得

然而被盛世所圍的文人

月起月沉中

如何用危言圓一個比盈月更盈的月

未發酵但在思索 曾經

在平衡板上的條約是如何的不平

遠處一片蒼茫

淡淡化開的

祇怕是夢也教人害怕

蓮花襯着仙姑降世、大地振動配合皇母顯靈

加上在蹀躞腳中招一組組義和拳的冤魂

秋 一幅瘦金體

以及

千千萬萬滴不同性格的墨滴

寫出

“究心政治、實業之學”

更，瘦

而在大屋最深最邃的角落

有一株建在琉璃瓦上的枯樹

不堪吹拂

連你也不例外

港務局大樓

聆聽

一陣落在萬里長城、以及媽閣斜街上的悄然

絮語

除了印象，一切都是有着朦朧意識流的遙遠

的確是沒有翅膀

斜陽下才好飛入一隻阿拉伯式蝴蝶

凝望那沾濕的哥特式大麻磚石

由圓型的眼鏡看方正的相機mon

快門 攔下 釘死

“幾正的”還是這穆斯林穹頂

合上眼

霧中的一角風景和另一角風景

美更是那種惹人可憐的美
 所以誰都不能拒絕
 品味由空氣流過五指後遺下的那樽1874年紅酒
 讓心情頓時成為一種慢慢等待衝動的愛
 發紅，然後吐出一條狹長水道
 讓虛綫不期而遇
 又淡淡分離

從此這裡失卻了葡歌的彼岸
 平面成為歷史
 立體也就是藝術
 沒有/時間
 更沒有指針/祇有
 摩爾人一程、水師又一程的
 沒有回頭的追趕遊戲

聖老楞佐教堂

其綫條
 赤裸地
 傲然而立
 無非祇有一個
 冷
 字
 干預了我的一切視綫和生活

尤其是頭皮上的毛孔最容易竄入情感
 大概會是聖老楞佐式的吧!(希望不會像你當年
 那樣被烤個半生熟)
 鐘聲已殘
 祇有潔白的滿園
 純粹得很純粹

而日 已過午
 剛下過的一場陽光
 透 過
 小小的彩色玻璃窗
 為你運來最好的“風調雨順”

咳!咳!咳出一首最柔和的頌歌
 你說最好把耳貼近教堂一側那一道似斷非斷的
 矮垣

十年 百年 千年
 聽一聽每刻從前世到今生的足音

居住在聖經的扉頁
 乍然一陣風過
 不經意的掀開一份由鉛字而來的原罪
 我
 正為蚊子帶來的寂靜
 懺悔

聖若瑟修院大樓及聖堂

(一) 人物“聖”詮釋

對岸的人有“耳”在聽，這岸的人
 有“口”在說，而在“任”意時間的跨度
 上有一個“人”來到遠東土地

路總有風塵
 卻使一個沙勿略的童話故事
 “聖”得
 閃光

不曾下雪的地方的雪地最凍
 在上川島上涉水而來
 現在小城祇剩下那截手肱骨捧着聖典
 在十字架的微弱陽光裡
 警別我們赤裸裸地享受無知帶來的快感

(二) 那座建築

噓
 還好
 你差點就
 錯過了這份1758年落成的完美

既然遠來是客
現在就容我介紹
歷史走過這裡的每片風景
未進入教堂首先迎向我們的是
54級花崗石階梯溫柔伏地……直至長出了季節
向上蔓延的祇有這裡的寂靜
這是
之於昔日
“三巴仔”的親人被火燒剩殘餘的體溫時形成的
的另一種疏遠

雕花木門後
窗灰與腰纏金葉的旋柱已同時生鏽
在更大的祭壇下等待蛻皮
你們這些遊客大可扼着那由四個帆拱頂托起的
羅馬式穹蒼的咽喉
嘗試感悟那份曲折之深沉

我導賞這裡的習慣是
將百年變成這邊的一座銅像，將千年壓縮成那
邊的一道基石
最後
以“堂”的姿勢翻譯成各種語言
再有不明
可用第三頻道即詩的頻道
去固定這種時值暮暮的內涵

驀然
鐘塔粼粼而來的一陣鐘聲 響起
我們才驚覺近看這美人真的很瘦
不忍，還是
瘦了一圈，又一圈……
最後仍祈請你那晶瑩而白皙的
手指，以顫悸的針
為我們
在最後的東方絲綢上繡出一朵朵瑰麗的
天空

崗頂前地

普通的生命
祇可被定性為一座城市化的現代廢城
周圍盡是金雕玉砌的幻夢
而在重重又重重的困圍背後
最後祇會被遺下一種新型的開放性閉塞
而這裡
三更下的磨盤山
有着一道道自古蹟中旋出的綫段
和
盛開自葡式石磚下的澳門溫度
流過崗頂劇院、聖若瑟修院及聖堂、何東圖書
館大樓和聖奧斯定教堂的氤風
匯成血液
鍛造出有着精魂的文物浮世繪

在沒有往昔的雲、沒有昨天的雨介入下
這裡如一東方興未艾的小草
雖然微小
但
總會令後世的人們記起
繁花似錦的顏色

崗頂劇院

祇有這裡的昏暗是跳動的
尤其是一排排未亮的舞臺燈前
正上演
從九天之外吹來的柔黑月牙形默劇
間雜着零星的
百年來支離破碎的夢——

傳說這裡自裙裾上形成的舞姿會幻化成一個在
東方最唯美的西方故事
在希臘古典復興的世紀填滿天空之時
從虎度門背後踏出的另一剔透新作
搖曳的臺柱
一步、兩步、三步

崗頂波樓、馬蛟戲院，今天又是何個藝名？
無論如何在葡式古老歌謠的拍和下
風雨下的建築已記下那一千年的一種表情

何東圖書館大樓

半夜的一場急雨
自背後襲來
讓
我擱淺在這書海的大樓
無可奈何
祇可與你喝上口名為“萍水相逢”的烈酒，好
讓胃裡的寒冬溫出太陽
一口、兩口、三口
在花園的藤椅中血脈貫張，手心冒汗
揉一揉額上濕漉漉的意象
一足已走到盛唐
而雙手亦橫跨佔據了大樓的四個盡頭

醉意 最闌珊
敢吱呀的還是那木製樓梯
把蕭瑟踢成個蒼勁
後現代的莽撞作風雖容不下任何意義但竟可飛
出隻脫毛野鳥
而身旁多半由雨製成的風就在那挺立的古樹上
回聲 洞洞
的確
離你越遠我就愈看得清楚
那一襲脫毛野鳥的青澀羽毛就掉在那套《何東
傳》上
這是官也夫人也見到的

聖奧斯定教堂

在還未認清
這到底是哪種黃和哪種白的時候
錯愕中
你已快速地闖進我瞳孔裡

一種西班牙的紅烤味道灼燙了我
無法再辨認
自龍鬚廟飄下的一撮鬚
是否一撮屬於救贖的宣言
乍然想起聖詩中的一句
默啞——
怎麼又給靜寂忘了
在最孤獨中走成兩行最齊整的啡色座椅
左方是莊嚴化了的聖人像
右方是罪惡化了的告解室
我站在中間
沒有了聖壇
平和應該是三巡以前的事
現在祇是中庸得有點厚黑
抬頭 進入
這裡大概亦可看到中間是你遺下滿腔辛酸的

繪本

很 酷
那正符合教堂頂的圓周比例
且看最高處鐘樓窗臺上的一隻山鳥亦無法飛得
高過圓頂
何況小城？
明白的或許祇有
那雙倒下後不慎摸到你最白肌膚的小手
以及由這迸發出一種名為“冰靜”的味道

寓言城市(敘事組詩)

開場詩：速寫

我是一個習慣站在商廈冠上的原始人
擅長利用結繩來記下城市的生長速度
太陽下任何影子都不會比蠱天墓碑位置高
儘管這裡的人已裝飾了不少時興的圖騰連帶舊
雜都已經“招埋”在歷史中
隨指尖看去吧 不！不是那個被放飛的暗紅
膠袋 也不！不是那用油污藝術化了的雀兒 不

不……不是那會卡住喉嚨的廢氣 對！就是那一、二、四 又三、五、六在游弋的一群

無法改變的是這族群依然是城市裡那介乎起眼與不起眼間的一點頭屑

隨時待人拍打、墜下，然後又在髮絲深處重新冒出

拾其中一瓣放大五十萬倍(實驗對象總人口)

原來除了一般的生物性外，細胞下

仍有 那五千年辛酸歷史的因子

以及那不中不西的基因變異

場景一：相遇

在我記憶裡

每項在城市中接觸的眼光都會這樣子的從另一眼球邊溜去而未被視網膜打撈

在朦朧輪廓中由1秒的僅有熟悉旋向了陌生

我們彼此並沒有獲得上帝的任何幸運機會

讓那平行綫靠得更近甚至讓機率產生成交點

在縱的綫還是縱的綫 橫的綫還是橫的綫前提下

祇有那鑰匙匆匆碰撞出的一片急速叮囑

證明

我們都曾在同一個多維建築構成的迷宮中一同讀過“誰動了我的奶酪？”

場景二：又一個杞人生活在城市中

這天的城市與昨天和那更遠的模糊的那些天沒有兩樣

沒有光 沒有色 祇有鋸齒的馬達聲在為肢解靈魂進行吶喊

知更鳥依然在飛機結下的白天前打噴嚏，一個、兩個、又三個……

我總怕玻璃的天空會因此而被震得七零八碎

畢竟所有的美好總是脆弱的所有

無奈下祇好學着老祖宗杞人頂管竹竿以圖避免一切可能之禍事

別問為甚麼？總之這絕對是頂天而非捅天，並懇切告訴你這祇是廚房經驗、如廁常識、糞坑

預感……總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小偷呀！捉小偷呀”身後傳起了異響

急起直追，抓獲這慣匪，同時並對這盜取陽光、空氣、水、土地、資源的甚麼甚麼家進行盤問

直至現場一個個目瞪口呆，然後自動探熱

A說：“你看這個神經病的”

B說：“殊！那不是神經，是非典型金融風暴流感症候群，今年挺火的，要隔離”

C說：“不要看他的眼、不要跟他接觸、不要呼吸、不要思考……回家馬上用1：99，一份混蛋，加九十九份癡呆，不要用清水稀釋……三碗水煲成十七碗……”

果然又是一場盤傾的玻璃雨—血—到痛—以及其它的其它

再連同折翼的莊周已洶湧成一篇蹙足的禱辭

我承認感覺是客觀存在的就在那膨脹翻騰的神經末梢的末梢之內 但

世界看來已習慣性在嘔吐 祇是所有人也習慣性進化到失去知覺(我想是真的太痛之緣故)

看！在那，血早已由點漫成面後無法癒合，據我所知一切均以霓虹的形式在所有的建築中扎根共生

啊！窗前！實在是好大的一片——光害， but I love very much “每月有一位幸運兒會獨得100萬” “已累積送出過千萬的獎金” “發財車就在眼前” 溫柔地抖落在每個枕旁，在夢中我們看到了偉大的小城：那閃爍的滿溢的溫暖的希望——

One million One million One million One million……One thousand One thousand One thousand……One dollar One dollar……Zero

而我們的身體亦在那興奮顫抖中不知不覺地縮小成一個極端螺絲帽讓士巴拿逐個選擇合適的安裝位置

世界此刻或許正常得太過份，這年頭竟流行打隻一百瓦電燈泡找尋那張在鎂光燈下滿是破舊的鞦韆，傳說有人更因此叩頭燒香，敦請元始天尊、關

聖帝君、趙三仙姑、三山國王、十殿輪轉王、北極紫微帝君一眾幫忙

可惜諸天神佛忘了戴隱形眼鏡，又或者隱形眼鏡真的隱了形，總之那鞦韆依然恍惚惚惚，祇出現在搭建的電影情節中

下面是泥土，軟熟得像件“說謊(美其名為雪芳)”蛋糕一樣，而鞦韆就在它之上，我們也在它之上，我想那些我們應有的過去的一切也應在它之上……我想……

不要！你們不要在這裡講劇情，不！我還是討厭後座那菲律賓的英語、我憎恨馬尼拉的不廣東的廣東話，尤其在這祇有巴掌大的城市中，回音真的特別的重……

用SK-II把自己一包，面皮頓時加厚，荷包亦可難得瘦身，當然還靠那雙喬丹新鞋墊高了的素質，也能望見在陰溝背後那加緊排練的偽虛

你……你這個矮……矮佬，昨天電話短訊已有100個、電郵有1000封，問號已有10000個，直至它們淹沒我的耳窩，你還不滿意嗎？但我最恨的還是在講嘢時收傳單……

2009·4月號外：“豬肉52元一公斤、雞34元一公斤……撻沙125.6元一公斤較去年同期上漲81.2%，政府呼籲市民要冷靜入市，這純屬外資炒作，短期會有波動……但(街)市場人士估計隨着來貨的緊張和原材料的價格上漲，未來還有一定的上昇空間”

據悉聯合商會亦同時發表聲明：“人工即時下調四分之一釐，即零人工，裁員或勸退百分之十，積極響應休閒城市生活的號召”

你們想怎樣就怎樣，相比起艾草和雄黃酒也許在那四百年乾癟的乳房流出的稀乳汁會更為真實

別問我為甚麼 因我就是一個因誤會而生的耗子 咬破布袋戲就是我的習性

或許你們還是認為你們是全宇宙最幸福的

Keroro Keroro Keroro Keroro……

Giroro Giroro Giroro Giroro……

Tamama Tamama Tamama Tamama……

Kururu Kururu Kururu Kururu……

Dororo Dororo Dororo Dororo……⁽¹⁾

因為在 水中你們依然可以盡情地共鳴 而煲外一切更會來得比你想的平靜

場景三：這裡也是吃人的……

此間的海比珊瑚海更大、比利亞納海溝更深 深處呈黏稠糊狀 魚會爭相擠入網內

據專家學者有系統的研究後發表

其主要組成成份有中文、英文、數學，化學、物理，以及微量元素課外活動

翩若驚鴻, $\sin(A\pm B)=\sin A\cos B\pm \cos A\sin B$, 1911年辛亥革命, 婉若游龍, $W+Q=\Delta U$, 情景教育, 榮耀秋菊, 1913年二次革命, $b^2=a^2+c^2-2accosB$, 華茂春松, $\Delta E=\Delta mc^2$, 多元智能, 彷彿兮若輕雲之蔽月, someone who sees another person making the gesture, $aC_2H_5OH+bO_2=cCO_2+dH_2O$, 飄飄兮若流風之回雪。

以上是其混式表達

聽說內裡有很多看似同路的人真的深信他們自己應該祇是個過路

但在過路同時絕大多數同志卻一般性或習慣性地被鉛字摺的紙浪打翻

在半死不活中祇好攜手結成一團新的稠糊，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在思想死去而肉體死不去的前提下更出現了多種達爾文也無法解釋的新適應生活進化

於是

有人練達了高超的顛俚叩首 有人懷着悲憤的外殼擁抱沉默 更有人操吾戈兮企圖頑抗

在傳統學界還在丈八金剛的同時聽聞有新研究報告指出這種類新族群創造力更遠不止於此

他們可以在電單車旁施展火中取栗

可以在 facebook 上變出73個完成不同的身份
(比孫悟空還多了一變)

可以一班人用拳頭同心協力幫助弱勢小孩鼓起
勇氣拍藝術裸照並令其流通於網路一舉成名

可以發明“可樂”避孕法然後十三歲就大肚

可以援交促進自我荷包經濟

可以用“忘我”、“速賜康”、“白板”、“咳
藥水”、“十字架”(2)送飯

可以生日願望是炸了學校、殺自己全家(自己
除外)

可以三年唔出街同社會玩捉迷藏

可以隨意“遷性”歡迎乾濕兩用

可以對“仆傻瓜”進行具操作性的人體實驗

可以借燒貓仔來陶冶性情

可以唔夠十二就話看破紅塵然後去同上帝打
PSP

可以……據他們自身解釋，他們可以還有一
萬個可以，但卻與塞林格筆下的霍頓有着本質上
的不同

“首先我們發明了‘O嘴’、‘清底’、‘噴
飯’、‘濕你’、‘大檸樂’、‘打柴’、‘hea’、
‘屈機’、‘溫女’、‘囧’、‘兜’、‘閃’……
全新的溝通方式，對語言學代謝發展建樹良多。
而且從研究方法上看，我們亦已從單純的語言(世
俗化的)組裝過渡到後現代行動的自我解構。未來
亦祇有繼續通過衝動上的完全覺醒和富哲學性的創
新思維來重新定義我們自身最natural的存在價值及
定位，然後就以易裝、潛藏、分散游擊來挑戰處於
階級頂端的近似父權制式的整個廢柴觀念……”

最後專家們一致認為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場景四：go go 起航

相信我，世界從沒有所謂的緩衝區

祇有衝 衝 衝

你看這裡有千千萬萬隻羊同胞 何其壯觀
啊！

集體流行 流行集體 就讓我們集體虔誠地患
上現實綜合症死去吧！

總之剃毛就跟剃毛、自宮就跟自宮、跳海就跟
跳海……

讓我們站起來吧！長征吧！用血肉長城去保衛
我們的牛熊分界線

繼續買空賣空、繼續玩輪、繼續期權

A—H—A H—A—H

這裡絕沒有所謂的必要 祇有對所謂的直覺或
傳言過敏

正如我會訓誡那些人：任何較明顯之調整均會
帶來較敏感之話題，即是此潮中期昇浪是否已見頂
也。由於成交金額仍為熾烈，故一般投資者均多數
認為大市仍屬高處未算高，而我亦深表同意，大手
買入定必有利可圖，但忍手可能後發制人於無形，
亦未嘗不可。

儘管對新加入者來說可能有點含糊 但肯定適
合意會式的歷奇訓練 而且亦最為接近佛家所言之
萬法歸一

Go Go 我可愛的羊兒們 我的子民

相信我 快起航吧 黃金國就在你眼皮底下

儘管你們還沒有學識游水 但這並不打緊

在風浪中

你們將會呈現海的深度

(我們的金父，願你名受顯揚，願你國來臨，
願你的貼士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
賞給我們無限的食糧……在搖頭擺腦中我的確感
到金國的來臨)

中場音樂：我是一個小小小小人
(篡改自趙傳主唱之〈我是一隻小小鳥〉)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小小人，想要昇卻怎
麼樣也昇不高

也許一天我攀上老細房卻成另一小人的目標

我繞到了椅後才發現有更多的背脊未篤

每次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我總是睡不着
我懷疑是不是還有些人未完全地攪垮
明天會怎樣應該祇有天知道
但願幸福祇是一種傳說你永遠都找不到

場景五：我們上班去

恤衫、西褲、領呔和皮鞋早已令我學會保護自己

除此之外唯一的優點是可以令到在“澳門通”
搭建的消費網路下認同自我不會純粹被消費掉
聽說 可能是早上
也可能是黃昏，甚至是沒有月亮的晚上
總之天文臺話局部地區星期一至五太陽都會
下雨

為局部避開那場無了期的局部濕身
我於是開始樂於在漏水的辦公室下做隻佔據一
桌一椅的躲貓貓

窗檯前

那片樹葉上的瓢蟲被兜成格狀向遠方飛去

最後以詩的味道屹立

“拍！”桌上掀動那陣掌風正旋出禍事

我們在提速……我們在努力！努力！在呆呆中
渾然忘我

從來都沒有人需要我清醒

一排排八本正經的FILE暴躁地站立(相煎何太
急！)

一段段公式化的操作意象最適合被醃起來風乾
作下酒菜

現在我們所要做的

祇是項不稱職的美化工作

好讓這趟渾泥長出一朵適合“睡”的蓮來

場景六：有些折了翼的人

有些人曾渴望自己來自古詩人部落

甚至曾幻想有一隻小翼 好去逃離這日漸失去
預言的國度

但翼儘管是小，依然是屬於風與自由
難得糊塗最後卻常在輪盤與商業規則協作下像
睡公主一樣一睡不起

黑的睡眠×黑的夢=黑又黑又黑又黑又黑又黑
又黑又黑又黑又黑又黑又

可能

又暗又暗又暗又暗又暗又

暗又暗又暗又暗又暗又暗

原來氣候早已在溫室效應後被冰成寒帶
這樣或許才好讓喧鬧比翼更貼近寧靜天空
痛苦早已被電腦書寫在那稚嫩的單鏡瞳孔上
(ThinkPad 主機專用72W 變壓器 X60/X61/
X61s 系列 4 Cell 電池芯鋰電池)

在所謂複雜的構造下世界上再沒有甚麼比實驗
室來得安全

但為何專家們仍然 Save失敗

最後 正在列印的數據祇告訴我們

經濟依然上漲上漲上漲 但

門外

仍是門

並沒有所謂的 緊急出口

場景七：城市胃痛了

要焚掉那滿肚的肥膩

確實有點困難

你們全都是詩人，所以我並不責怪你們對那斷
句外的生活之苦毫不關心

但姑且為我們的胃歌一首詩吧！

“空空，令我們想起佈施

然後無可奈何的讓一個接一個的真誠、希望、
善意、歡樂磨碎成可憐、失望、憎恨、罪惡和悲
哀

等待，進一步的

消化”

就是這樣。
算吧！我想最好還是有着
會歌一首詩的 胃 但
很難，祇能彎腰才能配合那會歌詩的胃的弧度
這行徑大概祇會粗暴促使火山噴出熾熱苦水
然後冷卻

聚成（ ）哭流涕（ ）心傷臆（ ）心疾首
（ ）心拔腦（ ）心徹骨（ ）貫心膂
但無痛填在那處依然是一種非常瘦弱的痛

搶救慢性病是大可不必了
在消化的同時
相信城市早已經酸溜溜地逃到——
胃外

場景八：那個獨居老人在被日子收割

白色軍隊已正式宣告佔領了頭蓋大部分屬地
令人記起了那種無法解放的被殖民痛苦
我沒有俯身，亦沒有屈膝，但背卻早駝成拱橋
的弧度，這可是從來沒有過的事
我開始感到壁鐘指針極微極細的變化 於是它
憤怒地刺了我一下又一下
五十八年前孩子們就在那路邊玩耍、四十九年
前我家泥頭車把能搬的都帶到高士德來、二十一年
又三個月前阿麗歸天，那繡上龍鳳的圖案確把針尖
攪複雜了……

但為何總記不起對面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街
名？

叫人冒汗的重覆與日常
最終令我發現了“回屋真好”與“回家真好”
的真正區別
稠質的淒涼絕不是濃茶話說所能闡釋
望着日曆上黑色日子的大片凋謝，數字像年輕
時哼過的一首山歌
最後我比蚊還退化

退到
無言
退到
暫停

擔憂依然在眉心坑道上駐足並打下了多年的持
久戰

時睡時醒又睡又醒
《圍城》不單祇能把青年圍住
窗外失群的枯葉
曾多次 闖進
倏地
在陰影中
那份不甘孤獨的寂寞正無限擴大

庇佑
大概祇好靠那紅燈微照下的祖先神位顯靈
(如果還有電話)

場景九：傳染病

我們絕不會有身體飢餓的情緒
因為我們有肯德基、麥當勞、有可口可樂、
星巴克……總之所有被機械化的身體飢餓訊號都
會被歡愉delete，而在情感回路上亦總在我們必要
認知之外發生

好像那些朦朧認識的中國西北
依稀知道的非洲荒原

還有肋骨、荒野、枯枝、飢餓、搶掠、貧
窮、文盲、愛滋、禿鷲、死亡、絕望、垃圾山、
屠殺、ABCD的戰爭……不過是一組又一組大熟悉
而又不太關聯的符號重覆地出現在每天報上的某
某版位

所以我們大概是正常了，因為神經在肉體保護
底下還好好的

這應歸因於我們在進化中迴避了那些應有的生
物審視目光

正如我們絕不會正視別人與地下排管一樣(除

非混着廢料和排泄物無辜噴出)
 所以有人說等待着我們的
 是一種被我們喚作精神飢餓的傳染病

場外有人抗議：我每月都有助養兒童、每年都有捐錢……我……

警方嘗試用水炮和催淚彈令其清醒
 可惜的是
 末世紀精神飢餓的傳染病 橫行依然

場景十：我仍在選擇中

我無法知悉
 煙囪大口大口吞下落日的心情

我亦無法瞭解
 打樁機蹂躪嘶喊的口號到底有甚麼訴求

我祇見冰冷中的鋼鐵逐漸生鏽
 鷹架沒有了鷹的姿勢而靜靜佇立

城市呼吸???
 就在那四青五黃六灰的污水中??
 還是在那垃圾堆中在吐舌的蒼蠅處得到證明?
 這大概是蒙我的吧！好讓在觸不到的倒後鏡內
 叫我以為一座空城還是依舊的活着

這裡還有很多監測點
 絕不允許我跳車收集那些在螺殼中被扭曲的
 故事

但誰在抓這城市的超速

死總是要死的(無論到終點與否)
 但我們總有權選擇死的方式

- (1) Keroro軍曹，日本動畫，講述一群外星青蛙侵略地球的故事。
- (2) “忘我”、“速賜康”、“白板”、“咳藥水”、“十字架”均為毒品。

落幕詩：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曾經)……

外面的世界很無奈(以後)……

人物：全人類

時間：20xx年

佈景：在飛花舞動的溪邊，濕地彈塗魚後的笑臉，生命綠得很真實，無論色澤、聲響、觸覺都赤裸裸地呈現着純香。

再沒有所謂飛花舞動的溪邊，廠房比一切都來得真實，奔馳在倒下的廢木旁繼續奔馳，酸雨繼續疊着酸雨，無論色澤、聲響、觸覺都赤裸裸地呈現着滅亡。

外面的世界曾經很精彩，但重點是現在的世界卻再沒有了外面

黑色的微粒被我們無限放大

無數優美線條

漸次由清晰變為模糊或被框死在在艷麗的平面
 方角之內

最後

祇剩下那“一花一世界”的緬懷

完了！的確完了！啪啪啪啪啪啪……人們
 在睡夢中掌聲雷動

小城詩人

既換不了財富又不能改良世界

甚至無法接觸到任何喝采聲

安哥聲

咒罵聲

詩稿唯一能感受到的是煲底的溫度

以及

摺成紙機後飛翔的弧度

那到底怎樣才可成為一個合資格的小城詩人？

前輩們說：“一字記之曰‘小’”

小？何如？
小到任何人都感覺不到你的存在
包括你自己

年 輕

我是一個習慣於M記長大的男孩
肯德基是我的文化嚮導
(大概還少不得那機舖中打爆頭的遊戲)
當那些老頭還是熱衷啃着孔子骨頭時
我已繼承陶夫子的〈飲酒〉詩精神
在互“劈”中定能吐出幾行草書
並進步到為《死亡筆記》立傳為《阿嬌事件》
作跋
用貼紙相剪貼故事是我流浪旅程中騙女孩的拿
手好戲(跟劉德華、馮德倫看齊)
加上聽着周傑倫的歌
坐在椅子上
我明白到我確實依然得年青下去

現在人們說美女廚房很好
所以我也說很好
尤其是粥粉麵飯的短裙
剛從互聯網上溜躑出網吧

MSN

便發現我竟然也會走失
而且刊登了留言“澳門援交秘密大公開……
庇x、勞x、濠x都是集中地，活躍時間暑假和寒
假……昨天才上了一個十九歲的高三妹，她說九
月開學後很忙，要應付畢業，大概九月中後才有
空，到時再跟各位brother報告……十七歲，樣貌
祇有65分卜卜脆，勝在夠後生，大家可以問我擺
佢icq，記得話阿明介紹，否則佢會鬧你鬍線”(資
料來源‘macau18.com’)

耐心地在信達城和國華的校服內搜尋
儘管有點饑腸轆轆

又在金髮、齊陰、豎起的髮田裡守望
等着…等着…
那針筒中的北極星指引
醒來
或許全因為碧咸的皮球、奧尼爾的入樽
但絕對不是角子機和輪盤(因為我未夠秤)
看着那
“你玩藥，藥玩你”的廣告
在搖頭中我才明白我是對未成年有着如此的

痴迷

跟老翻的結合
和四仔的纏綿
舉起有色的眼鏡，那一連串的裝飾儼然有着對
十誠的虔誠
別人或許是不知道的
十八以後再加上初中證書的擔保
我還有一條萬八的光明大道
為保存那份唯美的理想
為我即將枯萎的未來喝采
我現在必須繫着
那頂反叛的 高帽

我們大概被佔領了

沒有衝鋒槍
沒有原子彈
但卻最快地侵入我們神聖的領地
五步一哨
十步一崗
電視臺A說：“我們的國防措施實在無法防
禦，人家有完美的作戰策略”
電視台B說：“我們應該好好地迎接新主子的
來臨”
只剩下
我們這些手無搏雞之力的文人
用叫罵
戰至最後一刻
直至再無力
說出當年美軍向日兒童派朱古力的故事

雖然我們沒有流血
但我們的心靈絕對已經流亡
據說佔領區內已成為戰國時代
包括：“中原地產、美聯物業、OK、
7-11……”

我愛着那些我不認識的人

我
虔誠地愛着那些我一生都不會認識的人
在沒有任何瓜葛下
他們表現了善良、和藹、睿智、沉實、美好……
在他們身上我確實嗅出一種
人類獨有的愛的味道

我寫詩的缺陷

我又看到那無端落下的雲
雨濕的大道無奈的承受着它
我在衣袖中翻弄
那嬌柔的月亮
然後在吐納中掀起一道七色的彩虹
現在再沒有了清冷的溪水
實難吟成一首絕句
再加上那清風拂過的皂泡
在野渡無人的山野中凌波而來
我……

我呸
這一概是我腦裡沒有經歷過的事
我為甚麼沒有熟悉那黝黑的煤炭工？
我為甚麼沒有熟悉那走後門入學的辛秘？
我為甚麼沒有熟悉那夜風中拾荒的可憐人？
我為甚麼沒有熟悉祈福黨背後的故事？
我為甚麼沒有熟悉環境污染的乾坤？
我為甚麼沒有熟悉第三世界死亡率攀升的理由？
我為甚麼沒有熟悉自由、平等與博愛？

甚至我為甚麼沒有熟悉今天的米價？
我究竟為甚麼沒有熟悉那針刺肥皂泡後黑暗的
真實？

正如我熟悉那回家的路 and 那行短促的樓梯

為甚麼？

？？？

尤其在一些雲、雨、彩虹、月亮、溪水、絕句
的背後
我就是要問

某月某日出席某場講座

人潮早已洶湧
口沫橫飛地在討論生活的秘密
過度的饑餓使我忘記了饑餓
我大概想詛咒你
但理智上
我還是會用景仰的心情來詛咒
畢竟你們亦是自稱的生活權威

一隻拋錨的貓
沒有了根的柳樹
三百磅的肥婆在跳探戈
數列的公式是……
大鼻子會走路
蜈蚣有幾對腳，大概？？？
腦袋彌留似的
十分適合培養幻覺
昏昏昏昏昏
再加上米黃的會議指南
ZZZZZ……
最好還是用枝鉛筆丈量出
死後墳墓的尺寸
冷氣好凍
汽水好淡
咪高風回音好大
多麼希望現在可以出現一個拿着開山刀的人
瘋狂地撲過去

亂揮亂砍
將一切吞滅，讓會場盛放瓣瓣血花
哈哈……

然後甚麼事也沒有發生
這是掌聲告訴我的

賣笑的女孩

我曾聽過賣花的女孩
我亦曾聽過賣火柴的女孩
就是沒有聽過賣笑的女孩

因為詩人們都沒有為她們寫下不朽的詩篇
況且她們更沒有可以寫下的童話故事供愛幻想
的讀者追讀

祇有坊間的一些零星傳說——
2006年的拱北蓮花路

雖沒有佛祖的步步生花
卻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的味道
沒有倚着牆角叨煙的老練
祇有出賣青春的進取

她們在月燈下都會有一句固定的開場白和手勢
——“帶我去嘛”

然後恍似洪門的秘密儀式手套着你的手，頭枕
着你的肩

害怕走出賓館範圍後的迷途
用最甜蜜的溫柔促銷那二百蚊的廉價服務
再和小費打造一場爛片中的虛情假意
儘管還有點 痛

但
無論
全套
半套
抑或
變態

祇要你能作沒有界限的想像
和有着紅色的毛主席頭像
(澳門幣照收，但要補水，若有港幣更好)
我都會像隻恭順的小貓

褪去外衣
褪去胸罩
褪去短裙
但總褪不去鐵面笑容
十六年華的姑娘
oh……不，十八的成年姑娘

祇有依依吔吔……的恍如學語，更似背誦
然後匆忙完成那套慣常動作
再換上來時的衣服
在掌中塞張電話便條
用那眩目的一串數字
好讓
那個一夕的honey
再次光臨

補粉的同時亦要補好心事
頭痛祇為洛陽城的紙貴
(弟妹的讀書出頭)
鋤禾日當午的辛悲
(父母種田養家)

忘記
縱使相逢應不識
下次我們見面時亦絕不會認識
(除了錢和肉體的記認外)

寒夜
心憂多衣促使價格下調的負累
我願扭着迷你裙，束緊尚未成熟的胸脯
將自己點成一枝小小的火柴
燃起那個
不知名
麻甩佬的
慾望

四、亂

讓我們永遠掛念祇有 **天** **地** 的日子

路漫

漫其修

兮

戈山M>c羶 ♂ & °C 相對論cc

5、：~□◎狗日÷夫心

遠

版塊學說

黃 河

江長 長 長 長 長 長 長

「調臍▼#民為貴€J」：死因是被篤死∴正常

Haha去死○

環保

3.14

牛 蛇 地價+

可持續

複製

綠色

□ (□_□) □

色綠了變才藻綠因湖太有祇



阿媽尼

◎ 金Σ∞融風暴

傳說

I Have a Dream

走走走唔到，走唔到大戶就



從來就沒有

T_T T_T T_T T_T T_T T_T的一群，祇是平民太多的錯覺

9:00打28526987同susan講536或201314 而家溫度係18.2 電視頻道係6 近視深度1000 我對你的愛已經重於100萬kg 唸吓好似幾56都係打怪4隻緊要d， 7仔8代點卡而家應該都係39呱※

自殺選擇模式 一.燒炭；二.吞藥；三.跳樓；四.吊頸；五.繼續生活……

90幾劉老嘢 執子之手睇你點死

囧囧囧囧

黑框的吿告 沒有你之後空空抱緊這money #^^^#

過癮□□□當工廠全都叼着黑色大雪卡

綠色下跌，跌破46億年上市前的價位繼續插水

這不是祇有逝去的龜殼知道，而是所有生物都知道的占卜結果

大 

然後…… 血
 血
 血
 血

沒有革命是不流血的，流血的再不是革命，革命不再是流血……媽吖，好痛

起
硬

 +
 ++
 +++
+++++

碑
基
帶
連
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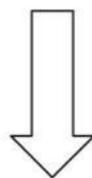
我們都要很牛的躺着不動，我，我摸你然若

㊟貨㊟貨㊟貨㊟貨㊟貨㊟貨㊟貨=全部假貨

(三聚氰胺x硫酸氫鈉甲醛)-毒鼠強x水胺硫磷+(丁拉滅草x三苯錫)÷溴磷
松+滴滴涕=良心

油田我的、電子垃圾你的、發展我的、落後你的、武器我的、貧窮你的、選票我的、冤大頭你的

⊙_⊙;



社會

六、在顯微鏡下

鎊鉀鈉鎂鋁
 鋅鐵錫鉛銅鈹銻鈦環銀
 鋇
 鈦 鈳
 鈦 鈷 鈳
 鈳 鎢鈳鈳鈳鈳

鈳
 鈳鈳
 鈳
 鈳鈳鈳
 鈳
 鈳鈳鈳銀鈳鈳鈳鈳
 鈳
 鈳鈳鈳
 鈳 鈳
 鈳鈳鈳鈳鈳鈳
 鈳 鈳
 鈳 鈳 鈳
 鈳

七、迷路的十字架

深
更
會
在瘦弱血色之中
出
子
刀
的
柔

腫邊的海大着沿

路已沒有了當年的體溫

行

走

哭大啣號沙是經曾為在夢的石頑有祇

有

一人窒息倒地，與生活一併死去

條

淪沉景風與蜜甜的利百吉掉啃地練熟

認識與不認識祇存在於辯證之中

盡 的

是 死

角一的污弄被報海成想能祇我，路

染 ， 痛

意 兼 陣

象 且被鎖死於午夜要過未過的一瞬

沒 整

? 嗎芽萌中處深的髓骨在能帝上有 一

牧

師

能承受的是語言?文字?還是我們?

? 頭趾腳在拴被能祇子影麼甚為

自

己又何以祇可退立在碑墓的尖角?

祈

中之間時人飛灰紙隨已早詞告禱來原

，

祇

是

誰

也

不

再

表

示

意

見